

天下风物>>>



闽南茶韵

□姚国彦 文/图

俗话说,百姓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,而发源于闽南泉州安溪的乌龙茶铁观音,其文化尤为博大精深、韵味无穷。

美丽传说

铁观音既是茶树品种名,也是成品茶的商品名称,是乌龙茶类中的佼佼者。关于铁观音的由来,在安溪茶区广泛流传着两个传说——“魏说”和“王说”。

关于“魏说”。相传,清乾隆年间,在安溪有位叫魏荫的茶农,制得一手好茶,他笃信佛教,每日早晚定时在观音像前敬奉一杯清茶。有一日在睡梦中,他扛着锄头走出家门,来到一条溪涧边,看到一株枝叶繁茂、散发着兰花香味的茶树。他正要伸手采摘,一阵狗吠惊扰了他的好梦。第二天,他顺着溪涧走去,果然发现一株与梦中一样的茶树,于是采下一些叶肉肥厚的茶叶带回家精心制作,制成后果然甘醇鲜爽。魏荫认为这是茶中之王,便将它移植家中。几年之后,经他悉心培育的茶树长得枝繁叶茂,因茶美如观音,又为观音托梦所获,于是便定名为“铁观音”。

还有一个是“王说”。传说,安溪有位仕人王士让,有一天在荒原里发现一株茶树与众不同,就将其移植到茶圃里悉心培育。几年之后,茶树枝叶茂盛,圆叶红心;制成成品后,乌润肥壮;泡饮后,香韵味醇,沁人心脾。乾隆六年,王士让奉诏入京,就把茶叶作为礼品赠送给礼部侍郎方苞。方侍郎闻其味非凡,遂将茶叶转赠内廷。皇上饮后,大加赞赏,因见此茶乌润结实,沉重似铁,面若观音,遂赐名“铁观音”。

千百年来,以铁观音待客已成为茶乡安溪人世代相承的礼俗。

精细工艺

安溪铁观音制作工艺十分精细,有“好喝不好制”之说。铁观音制作的关键是做青,其所呈现的“绿叶红镶边”的神奇现象是其他茶类所没有的,从而形成铁观音独特的色、香、味,富有神韵和魅力。

安溪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包括采摘、初制、精制三部分。采摘工艺有采摘期、采摘标准和采摘技术;初制工艺有晒青、凉青、摇青、炒青、揉捻、初烘、包揉、复烘、复包揉、烘干10道工序;精制工艺有筛分、拣剔、拼堆、烘焙、摊凉、包装6道工序。

据安溪茶农介绍,制作优质精品铁观音须具备“天、地、人”三个要素。天,指适宜的气候,在天气晴朗、昼夜温差较大、刮东南风时制作最佳;地,指纯种铁观音茶树、适应茶树生长的良好土壤、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;人,指精湛的采制技术。

其主要制作方法是:茶青在人为控制和调节下,先经晒青、凉青、摇青,使茶青发生一系列物理、生物、化学变化,形成奇特的“绿叶红镶边”现象,构成独特的“色、香、味”内质,又以高温杀青制止酶的活性,而后进行揉捻和反复多次的包揉、烘焙,形成带有天然“兰花香”和特殊“观音韵”的铁观音高雅品质。

2011年,安溪全县茶园面积达60万亩,茶叶总产量达6.5万吨,涉茶总产值达92亿元,2009年至2011年,连续名列“全国百个重点产茶县”第一位。

如今,在安溪,铁观音集团、八马集团以及三和、魏荫、和生元、华虹等集团公司、举源茶叶专业合作社等一批茶企脱颖而出,正引领安溪茶产业快速发展。

活力茶都

在近千年的种茶、制茶历程中,安溪人与茶朝夕相处,形成独具特色的安溪茶文化:茶歌、茶王赛、茶艺表演、茶舞、茶诗茶联、茶影视、茶礼,还有集茶叶贸易、信息交流、茶文化研究、旅游、科研于一体的中国茶都,以及荟萃世界各地名贵茶种53种,堪称“中国茶叶大百科全书”的茶大观园……一系列文化形态及文化实物,充分展示了安溪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神奇魅力。

目前,中国茶都安溪正筹划建成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——中国茶博汇。2010年以来,中国茶博汇已连续承办三届中国茶都安溪国际茶业博览会。

该项目力争经过5年左右时间,通过建设完善的茶叶专业市场、毛茶交易市场、茶配套商品交易市场、会展中心、网上交易中心以及研发中心、检测中心等配套设施,出台优惠扶持政策,吸引一批有实力、有带动性的茶叶加工、茶叶包装、茶机具等涉茶龙头企业入驻,使之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类茶叶及产业链商品交易集散地,成为实至名归的茶业“大都会”……

有时间,不妨到山水茶都、魅力安溪走一走。



夕花朝拾>>>



在严冬把炉火烧旺,求得家的温暖,是我们那时的奢望。没有太多的煤,就需要烧拣来的煤核,尽管它不经烧。

京剧《红灯记》中,李玉和有几句唱词:“提篮叫卖拾煤渣,担水劈柴也靠她,里里外外一把手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……”这唱词当年备受女孩子推崇,并引以为荣,因为这是对她们生活与劳动的讴歌。拾煤渣在有些地方也叫拣煤核。煤核,即火车上没有烧透的煤。煤渣堆蒸腾着的热气像硝烟,一群提着篮子的孩子,争先恐后地涌向它,那情景像一幅黑白分明的版画,在我的记忆中蔓延。

在严冬把炉火烧旺,求得家的温暖,是我们那时的奢望。没有太多的煤,就需要烧拣来的煤核,尽管它不经烧。通常,拣煤核是女孩子的事,因为她们双手灵巧而迅捷,日积月累,既能为家里节省煤钱,又可为家驱寒增暖,为此得到了家长们的

若有所思>>>



终于懂得,涂了油彩入戏,卸去妆容才是生活。如同手中在握的日子,像一杯白开水,温吞清淡,却是须臾不可离。

收拾旧物,翻出一个化妆包和几支口红。化妆包里是各式小工具,林林总总;口红早已过期了,坚硬干涩,不复昔日的华美鲜艳。明媚的阳光穿窗而入,空气里飘荡着微尘,面对这些旧物,我不禁发起了呆。

不化妆已经很多年了,就这样素着一张脸,穿行在人群中,上班,下班,参加聚会。偶尔也会心血来潮,买一支心仪的口红,多是回家涂了,对镜自我欣赏一番,然后便束之高阁。许多事情,习惯成自然后很难改变。

青春正好时,心里也曾住着魅惑,兴致勃勃地买来化妆盒、口红、指甲油,一番细心装扮之后,镜中人倒是明眸皓齿,顾盼生辉,可很快嘴上就起了皮,脸上痒痒难耐,指头肿胀得像小萝卜。这才知自

指上的舞蹈

□王子云

大力支持,他们都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篮子或筐子。

蒸汽火车头隔三岔五需透炉一次,汽笛如号角,召唤着姐妹们挎着篮子,手拿耙子,向车头围拢。这时司炉俨然一副大英雄大明星的做派,手拿大炉钩,一钩钩捅向大家的期待。当车头再次吼着离去时,常常不等工人用架子车运送到路基下,煤渣堆就被团团包围。热浪滚滚中传来煤渣噼啪的爆裂声和紧张的耙子声,唯独没有说话声,无形中像展开了一场竞赛,人人都怕落在后面。

二姐是家里最出色的选手,她的拇指和食指像灵巧的鸟喙,“叨”起一个煤核,然后“吞”入虚握的手心,满了,放进篮子,循环往复。她左手使耙右手拣,烫得忍不住了,再换手,动作协调而精准,如表演优雅的手舞。这精湛的技艺却鲜为人知。谁说这双手不能在提琴或钢琴上精彩地舞动呢?然而,无人喝彩,在我们的童年,很多人的天分都这样无声无息地飘零。

拣煤核,拣得日头疲惫,拣得星光眨眼。妈妈的一声吆喝,才使得一天的劳作暂停。我远远地看到,一个被篮子坠得倾斜的弱小身影,渐渐渐近地回家来。没有赞许和表扬,二姐也没有怨言,坐在油灯下的饭桌旁,她的笑容那么干净。终于,她在一次重感冒时,才唤起了妈妈的舐犊之情,当问她病好了想干啥时,二姐像早就想好了似的说,想拣更多的煤核,让家更暖和……这话着实夺泪,难掩她对温暖的渴望。这愿望那么实在却那么低微,甚至没有高过矮矮的家。

素颜

□刹那芳华

已是超敏感肤质,承受不起这些美的代价,只得作罢。只是,那个酒红色化妆盒舍不得扔,一直保存了好多年。

不是没有遗憾,可也只有忍着心动另辟蹊径。费尽心机将一头黑发保养得如同黑瀑布,在别的女孩都梳马尾和麻花辫的时候,一头披肩乌发成为我心中的旗帜。同是廉价的衣衫,千方百计淘来更别致的,行走在校园里,是衣袂翩跹,特立独行的女子。许多年后,他仍记得我的长发飘飘、白衣素衫,还有那张干净而桀骜的脸,不禁怦然心动。在最好的年华相遇,并记得,这是生命里最好的风景吧。

那次,在照相馆,禁不住摄影师的鼓动,我化了浓浓的妆,摆拍了很长时间。可拿到照片,怎么看都觉得别扭。照片上的人粉黛朱唇巧笑倩兮,美则美矣,可怎么看都像在做戏,少了一分纯净。回家把照片压进相册,仍做素颜素心的凡尘女子。

那次春节单位聚餐,被同事按住了化了淡妆,结果招来男同事讶异的询问:怎么,有情况?我哑然失笑。心已定,任满世界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也是奈何不了的。素颜对素心,除了少年时的初相逢,有谁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你不施粉黛的半老容颜?

时光流逝,老了容颜,那些年少时深深浅浅的梦也逐渐尘埃落定。终于懂得,涂了油彩入戏,卸去妆容才是生活。如同手中在握的日子,像一杯白开水,温吞清淡,却是须臾不可离。